

“规划教育的规划”学术笔谈

段进 石楠 闫凤英 王世福 张悦 黄亚平 华晨 阳建强 冷红 陈志端 卓健

【主编按语】当前，中国城乡规划学科正经历深刻变革。城镇化进程的调整、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日益多元化，都在推动规划学科与教育体系的转型。本期笔谈以“规划教育的规划”为主题，邀请了多位学界与业界权威专家，围绕学科本质、教育模式、技术赋能、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既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守正创新，筑牢学科根基

段进院士、黄亚平教授等学者指出，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在于“空间”，这是其区别于其他领域的关键。无论是应对存量更新时代的城市治理，还是融入国土空间规划的全域统筹，空间规划与设计能力始终是规划师的核心竞争力。守正创新并非固守传统，而是要在夯实空间设计与规律认知的基础上，推动与经管、生态、公管等学科的融合，培养“通专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正如王世福教授所言，城乡规划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营建美好空间”，这一使命需要通过科学性 with 艺术性兼具的思维传承下去。

需求导向，重塑教育体系

石楠教授强调，规划教育的改革应以需求为导向。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行业边界的模糊以及社会参与的深化，规划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单一走向多元。张悦教授对新学位法的解读为“分层级、分类型”培养提供了制度支持：本科阶段注重通识与基础，研究生阶段则突出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差异化定位。冷红教授进一步提出，教学内容应从城乡空间向国土空间深化，教学方法应借助虚拟现实、智能技术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以应对信息化时代的挑战。

数智赋能，开拓学科前沿

闫凤英教授、卓健教授等学者认为，规划学科应积极拥抱数智技术，重构动态感知与决策体系。大数据、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更是推动规划范式从“经验驱动”转向“科学驱动”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时空动态模型与智能决策系统，规划教育将培养出既精通传统空间设计、又擅长数据解析与技术应用的“新工科”人才。陈志端副教授提出的“分类分层”培养模式，旨在增强学科韧性，使人才能夠适应国土空间治理、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多元场景的需求。

协同共进，回应时代命题

面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战略，规划学科的责任愈发重大。华晨教授指出，规划教育应从“传授知识”转向“激发思维”，培养学生的预见能力与创新意识；阳建强教授则以城市更新为例，强调教学应注重多学科协同与实践闭环，让学生直面复杂社会问题的真实挑战。这些探索表明，规划教育不仅是专业能力的培养，更是价值观的传承——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以人民城市为初心。

结语

转型之路虽充满挑战，却也孕育着新的机遇。本期笔谈既是对当下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展望。期待学界与业界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推动多学科融通与政产学研协同，共同书写城乡规划学科与教育的新篇章。唯有如此，才能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方向，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人居持续贡献智慧与力量。

面对城乡规划学科未来发展的教育改革思考与探索 段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城乡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

2023年8月，东南大学开了一次建筑、规划、景观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针对城乡规划学科未来的发展，我在会上提出3项改革的建议，经会议认真讨论并获得规划学科广大教师的认可后，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应该说这是应对城乡规划专业建设的环境变化、行业转型和学科发展等压力下迈出的艰难一步。

1. 面临挑战

当前，城乡规划学科发展面临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能源转型等诸多新背景；城市本身面临着气候灾害、公共事件、老城区衰退、房产开发过度等迫切问题；学科发展也面临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技术变革的严峻挑战。城乡规划学科探索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革，既守住本体、发扬优势，又充分适应未来需求与发展的教学模式，已迫在眉睫。这不仅仅是达成共识的认知问题，更重要的是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特点予以落实的问题。

比如东南大学如何结合空间研究与设计优势进行合理可行的改革，做到“强主体，宽基础，多出口”。强主体是指以空间为核心的城乡规划学科主体能力要强，突出东大空间研究与设计优势；宽基础是指学生的学科基础要宽，不能仅局限于某一领域；多出口是以设计思维和技术方法为核心，与规、建、管相关学科以及大数据、智能化的新技术等多路径结合。这种转型发展必然需要教学、招生、学制的相应改革，也包括了教师队伍改革，教师也需要终身学习。

2. 教学改革

城乡规划学科人才的培养，既要重视价值观和使命感，更要加强对学科本体能力的培养，在此基础上外延发展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城乡规划学的本体既包括土地使用管控的空间规划，还包括对人居环境优化更新与运维的空间设计。面对未来的新背景、迫切问题与严峻挑战，城乡规划学科的人才培养，既需要能够认知城乡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城市社会人文等关键问题的科学性，还需要掌握开展研究和应用实践所需要的技术工具和方法。

应对城乡规划的转型，需要改革以往教学体系。在基础阶段的教育需实、需宽。空间规划设计的培养不仅仅是手头功夫和方案能力，还需加强与城镇历史文化、空间发展理论和社会经济需求认知的紧密结合，需加强大数据、遥感技术、仿真模拟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工具的学习。在本科基础尚未夯实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强调设计的创新性，而应更加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设计课也应该围绕着如何解决问题展开，这样规划学科的培养就不局限于设计成绩的好坏，而是朝着更多元方向的发展。

3. 招生改革

从规划行业近期和未来发展趋势出发，规划行业正面临业务结构、服务模式的调整，规划实践方式也正发生重要变化。

教育和人才培养应更加关注空间技能的全面性，包括空间资源价值的判断能力、空间形态的规划能力、空间场所的设计营造能力、空间管控的治理能力、空间运营的服务能力。东南规划学科是由建筑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原来只招理科生，为了更好地适应空间技能全面性的需求，现在改为文理兼收，这一转变有利于培养出未来规划建设的多类型人才。

4. 学制改革

东南大学规划学科本科学制从五年改为四年，研究生不变。规划专业要服务国土空间规划行业发展，但它也不可能承担行业的全部任务。在过去，由于行业发展，城市规划知识体系不断扩充，城乡规划的教育内容也一直在增加。市场既需要广博的通识基础，更需要精深的专长，对人才的需求基本上都是硕士以上，所以教育应该在宽基础之上进行多方向硕士培养。学制改革后可以三年通识基础，四年级根据学生不同的特长去选修多元化规划设计、数字技术服务治理等多种选修课程，研究生教育对接本科多元化的背景，与硕士课程连接，建构新的教育生态系统，结合本、硕、博各阶段的培养目标，稳定核心本体，积极与其他学科联动，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到实践教学进行系统改革，行业学科和专业交叉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多元需求的难题。

未来城乡规划学科人才培养的规模将从迅速扩张回归到理性发展，不同类型高校针对的问题也不同，城乡规划教育应该在坚守专业本体通识教育的同时，体现特色培养路径与行业整体协作，改革创新以发展以适应新的需求。

规划教育改革要面向需求

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规划教育最主要的“产品”是规划人才和规划知识，规划教育怎么改？最重要的取决于需求。

首先，谁需要规划教育？做好规划工作需要教育的支撑。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规划职能、规划行业和规划学科作为城市规划的三个维度是高度重合的，规划教育以最便捷有效的方式，为政府部门、规划编制机构输送了大量人才。一方面，现在需求变了，就政府职能来说，不仅自然资源部门需要规划人才，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诸多部门同样需要。以规划部门和规划行业为唯一就业方向、规划教育包揽规划职能部门与规划行业人才供给的图景早已经一去不复返。就业取向多元化倒逼规划专业的学位教育必须转型。另一方面，我国已进入城市社会，各级各类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同样需要规划知识，规划教育在满足学位教育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基础教育、通识教育、继续教育、知识普及的责任，向不同专业开设城市认知、规划认知的基础课、通识课，让所有大学生掌握一定的城市和规划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城市发展规律和规划的作用。

其次，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规划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规划

教育历来以工作技能为核心培养目标,尤以规划设计作为重中之重。但需求已不局限于规划编制单位,除政府部门外,大量社区工作离不开规划专业人员加入,全国城乡几十万个社区、2万多个建制镇、近3000个县级单位所产生的大学毕业规划人才需求十分可观,何况目前300多个地级市尚未做到大学规划专业人才全覆盖,海外规划服务市场尚未充分开拓。面向基层和全球需求无疑应成为规划教育重要的“市场”。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发展多元化,规划价值观的养成本应是本科教育“知识—技能—价值”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现行规划教育中尚属短板,而规划教育蕴含的价值观传递,天然具备思政课程特质,亦属于有待发挥的专业特长。

再次,规划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大学规划教育始于职业教育,基于工学传统。职业已不再是规划学科独步天下,呈现出多学科服务于城市规划的态势,尤其是公共管理、财政金融、社会治理、资源环境等学科介入。规划的团队工作不再是职业规划师自身组团,而是跨职业、跨学科的协同,以往那种“全能型”规划人才的培养模式面临挑战,更加细分、各具特色的规划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为此,必须对规划知识体系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梳理,尤其要聚焦“核心不强、外延不清”的问题,这显然不是简单地缩短学制能够回应的。与此同时,考虑到大学教育的总体改革思路,与改革开放初期或设立专业评估制度时相比,本科不再是精英教育,更趋向于素质教育和通才培养,在这种大环境下,按照“城乡规划学”一个“学科”设立本科的“城乡规划专业”,犹如成年男子身着童装不合时宜。如何进一步“夹紧”规划专业核心知识束,鼓励各地各类院校施行特色化、地域化教育模式,十分迫切,如何将规划知识体系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阶段合理布局,应该是学制调整的前提。

最后,信息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学科建设是规划教育的重要使命,既往的规划教育重点在本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应将工作重心适时逐步转向研究生教育阶段。城乡规划学自2011年升格为一级学科以来,并未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对二级学科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和部署,而是处于“散养”模式,这或许是交叉学科难以避免的,但客观上造成了二级学科不强、学科知识体系整体结构不清晰等潜在问题。

在信息化时代,教育理念更强调学生的主动探求和合作学习,以学生为中心,注重个体差异和全面发展。传统的理论课、实践课教学组织方式,随着教育手段多样化、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发、在线学习平台建设以及人工智能介入,必将出现根本性转变,唯有此才能够改变学生主体地位不强、学时学分效能有待提高的问题。

总之,教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规划教育应该摆脱行政依附,增强学科自觉,升维统筹各种教学资源,迈向新的蓝海。

回溯本源,应对变化,把握未来

闫凤英(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城乡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

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应回溯本源,始终围绕服务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面对社会和行业需求的转型,需积极应对挑战,与时俱进;在数智时代,更要以先进技术为驱动,开拓研究领域,提升治理能力。通过研究和解决动态规划的科学问题,并在教育体系中强化时代所需的能力与素养,城乡规划学科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1. 回溯本源:服务规划实践

《周礼·考工记》中写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描述了春秋战国时代我国都城规划中空间安排的范式,以“行业规范”的形式记载下来并且作为“专业知识”得以传递,用以培养和教授后代从事都城规划建设的匠人,这让我们看到了我国最早的规划知识与规划教育的样子。

放眼当下,城乡规划的根本任务依然是通过空间分配优化土地利用模式,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城乡规划也已从单一的技术实践发展为覆盖规划编制、实施与管理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和知识理论体系,这一历程表明,城乡规划学科和教育的根本使命始终是服务城乡人居环境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城乡规划教育必须围绕这一核心目标,开展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以满足新时代城乡发展的需求。

2. 挑战与关键问题:规划与时俱进

21世纪以来,规划行业、学科和教育正面临诸多挑战。

从内在因素看,问题的根源在于行业发展滞后于社会需求。具体而言:规划行业是为各级各类城乡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服务。然而,现存规划体系的静态性与当下城乡快速变化的现实不相适应。这种不匹配削弱了规划的指导性和约束力,导致其在城乡发展与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下降。与此对应,规划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尚未摆脱既有的以静态规划编制为核心的教学范式,这使得人才的知识与技能无法充分满足城乡空间治理更加动态化、智慧化的需求,从而影响规划师在城乡发展建设中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从外部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空间治理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国土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框架。这一框架不仅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也为规划体系的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

规划学科和教育的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调整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

3. 数智时代:动态城乡规划与治理

以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不仅赋予了城乡空间发展的新动能、城乡要素运行的新形态,同时也提供了认识感知城乡人居环境的全新角度,提供了引领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城乡规划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依托先进的数智技术,进行及时、动态的城乡感知与科学精准的发展规划与决策,才能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求。

新技术发展极大地拓展了规划学科领域，提供了城乡数智感知、动态规划与治理的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城乡规划的知识理论与技术方法，引领数智时代的城乡规划新范式，同时也为规划教育和人才培养注入新内涵。①基于实时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城乡动态感知：研究如何高效地采集和分析实时数据，包括交通流量、人口流动、土地利用等，以便为动态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②多目标情境下规划时空动态模拟：如何构建能够实时反映城市和乡村变化的时空动态模型，帮助实现规划方案的科学模拟与优化；③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开发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提升动态决策能力。

规划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则应以数智时代为契机，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培养兼具规划理论、数据分析能力和技术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未来的规划师不仅要具备传统的空间规划能力，还需掌握数智技术，成为新型城乡治理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城乡规划学科和教育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城乡规划教育的核心价值和改革焕新

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城乡规划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伴随中国城镇化率从跨越50%到超越66%的10余年，城乡规划教育创建了一级学科并持续以教学、研究、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建设发展，始终紧扣城镇化前沿动态，承担着培养人才、生产知识、社会服务等重要责任。城镇化下一个阶段的速度将显著放缓，快速发展留续的大量问题伴随着继续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问题，以及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和转型，要求规划教育既要恪守学科服务美好空间营建的初心，又要积极应对对社会变革与技术进步的挑战。如何在传承中改革创新，打造更高水平的规划教育体系，是当前学界和业界亟须回答的问题。

1. 城乡规划教育的核心价值：营建美好空间

城乡规划教育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创新性空间设计和科学性空间规划，在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引领下，营建具有地方性情感和丰富性活力的城乡人居空间，与时俱进地满足人民对宜居环境和美好生活的需求。城乡规划的美好空间营建，不仅是一门技术性专业，还承载着更深刻的社会责任和更美好的人居愿景。

基于人类建设城市的历史经验，城乡规划教育通过实践研究和学术建设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和专业技能，通过系统性教育培养出具有“规划思维”的专门人才，通过参与性实践服务城市化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需求。这种专门性的“规划思维”既承续着母学科建筑学的功能空间形态设计思维，更衍生出因应公共管理职能所需的综合协调思维，形成了一系列城市空间发展的价值理念和规划建设的原理方法，通过编制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来合理配置土地使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保障公共服务设施，以响应国家城镇化战略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通过详细规划来设计和导控微观层面的城市空间开发和更新，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就业需求。

具体的规划教育包括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本科阶段，一般以专业建设为内涵，以功能合理、形态优美、空间合宜的人工建成形态规划设计能力的培养作为基本教学目标，教学过程遵循空间美学训练为基础，遵循尺度由小渐大、对象由易渐难、问题由简渐繁的学习规律，以设计课作为综合能力训练主线，以原理课、理论课作为方法训练主线的方式培养具有营建多尺度美好空间能力的规划专业人才，适应基本的空间规划设计行业需求。研究生阶段，则以学科建设为内涵，进一步加强城市研究与规划行业前沿问题的关联，研究生导师一般会在具体研究方向上开展科研、实践并指导研究生选题和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在本科偏向空间设计能力基础上培养具有实现美好空间所需的问题分析、调查研究、逻辑思辨、综合统筹等更加全面的能力和素养，适应高层次专业人才的行业需求。从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和行业人才培养的具体成效角度看，规划行业领军人才往往需要同时具备扎实的空间设计专业基础和系统的城市研究和综合统筹能力，加上实践应用的磨砺才能有所成就，也体现了规划教育营建并实现美好空间的核心价值。

2. 城乡规划教育的改革焕新：走向空间科学

城乡规划不仅关乎空间营建的合宜与优美，还涉及环境保护、生态和谐、文化传承、社会治理、城乡统筹等广泛议题，规划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对空间规律认知和学科交叉融合不足等深刻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传统的城乡建成环境扩展至全域全要素，要求更全面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技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为空间规划决策带来了新工具的同时，也产生技术依赖难以面对现实复杂性的风险。

应对全新的挑战，城乡规划教育必须开展全面的改革焕新。教育方法改革方面，需要创新教学技术、开设前瞻性课程，运用数字驱动、人工智能、空间模拟等前沿技术，设立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空间实验室”，学生可以在数字孪生城市模型中模拟和设计不同的空间发展情景，直观感知规划方案的效果，在锻炼学生规划技能的同时激发其对城市未来的创造力与责任感。课程体系改革方面，需要在有限的学制学分约束下，通过模块化教学结构导入跨学科课程，与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共建联合课程，提高规划设计能力培养中缺失的科学精神，夯实学科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属性的空间科学内涵，赋能新型规划人才。实践传统传承方面，需要建设更高水平的产学研平台，高校应与所在地方政府合作，通过行业导师的参与，将真实项目的复杂情景引入课堂，开展“政策制定者”“规划实施者”“技术支持者”“公众及居民代表”等多维角色能力培养，让学生理解多元利益冲突并锻炼协商与决策能力，培育未来规划师的综合素养。

通过上述改革，城乡规划教育将在传承营建美好空间的核心价值基础上焕新，推动多学科融合，从空间设计、空间研究、空间技术、空间制度走向空间科学，归纳中国城镇化实践中的本土理论和方法，响应科技进步带来的智慧化革新，服务社会发展带来的多样化需求，为中国城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新学位法解读下的城乡规划教育“分层级、分类型”改革思考 张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原学位条例也同时废止。本次立法的一项重大突破是在原“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学位）包括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等类型，按照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等授予”。城乡规划教育将迎来一个分层级、分类型改革探索的新征程。

1.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随着教育部“稳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队伍”，以及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在目录中“并重”“并表”，专硕将成为规划行业实践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1）学位点数量和招生规模增长。据专业学位教指委不完全统计，全国专硕点院校的专硕合计占比已快速增长达到约2/3；同时各地、各校在专硕点设置上具有了更多自主权。

（2）专业领域划分逐步清晰。在新版学科专业介绍中，城乡规划（0853）的专业领域划分虽然相较于其他典型工科专业学位仍显模糊，但已大致呈现出面向规划设计、规划管理和技术咨询的3个领域。

（3）实践课程与环节加强。过去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混同培养的情况将逐渐转变，以清华大学为例，将在2025年硕士生全面专硕化之后，探索把清华同衡、中规院、国土院以及发展改革委联合共建的实践前沿课作为必修课程，同时以项目制来强化前往企事业单位的专业实践环节。

（4）学位论文类型变化。专硕学位论文类型除了传统的专题研究类之外，目前增设了设计研究类和调查研究类，未来建议还可参照其他专业学位进一步增设案例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报告等类型，不同类型学位论文将对应不同的评价和抽检方式。

（5）行业就业导向。各专业学位教指委主任由各主管部委领导担任，这与科技部重组时部分职责划转相关部委相类似，旨在促进教育科技切实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因此专硕毕业生的行业就业率将成为对各院校、各主管部委的重要评估指标。

2. 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学术学位重在面向知识创新发展需要。

（1）学科内涵与知识体系梳理。由于一级学科设置主要依据知识体系划分，宜宽不宜窄，且应相对稳定，因此城乡规划学（0833）欲保持一级学科地位，需要在学科内涵上挖掘基础学科属性，厚植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强化科学方法训练，以“宽”“厚”为稳定承载，而不是随行业实践变化而快变。

（2）以博士为主的授权点布局。前述《意见》明确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则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且同时具有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领域侧重布局专业学位授权点，因此城乡规划学博士将成为学术研究生培养的主要力量，并更强调“创新”与培养质量，而非授学位数量。

3. 本科教育

随着专业教育环节向专业学位研究生阶段移动之后，普通本科高校依据“十四五”规划部署也将出现研究型与应用型的类型分化，并相应呈现出本科教育通识化与特色化的不同特征。

（1）本科专业设置的“聚类+特设”。历次本科专业目录调整，经历了专业数量不断减少并归入“专业类”、再通过专业类下“特设”方式增长的过程。当前城乡规划（082802）作为基本专业位于工学大类的建筑类之下，相似专业还包括地理科学类下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公共管理类下设土地资源管理、城市管理，以及近年涌现的人居环境科学与技术、城市设计等特设专业。

（2）专业课程模块小型化。不少研究型高校呈现大类招生和宽口径培养的趋势，专业年限与总学分缩减，需要不断精细化地优化专业课教学效率和效果。不过应用型高校将受影响较小，更多需要深度对接本行业、本地域的就业需求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深造需求。

谨防弃本趋末，推进融合拓展

黄亚平（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华中卓越学者”首席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2020年代以来，随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规划行业繁荣景象戛然而止，行业哀声一片，规划从“朝阳”变“夕阳”专业，高校招生遇冷。规划行业及规划教育界同时陷入迷茫，纷纷思考“路在何方”。各校纷纷调整培养方案，在现时低潮阶段，规划教育应谨防病急乱投医，防止弃本趋末、盲目试错。

1. “时·事”之变，规划教育转型势在必行

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事”之变，首先是城市发展模式转变，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增长，传统的拓展型“蓝图式”规划模式转向提升型“诊断式”规划模式，城市更新成为主要任务，客体对象之变，要求规划学科要拓展，规划教育需应变。其次是规划行业在变，传统的设计类任务有新变化，业务类型更加多元，新的规划业务类型更加多样，流域规划、生态修复、国土综合整治、土地集约利用、韧性防灾、城乡融合、儿童友好、全龄友好、完整社区、城中、平急两用、城市更新单元实施方案、TIM等新业务大量出现，要求规划师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能力结构。

规划是一门实践性工作，城市发展及行业实践的变化要求规划学科专业做出转变适应，才能为社会培养输送满足时代要求的创新实践型人才。

2. “危机”应对，切忌病急乱投医

在后城建时代城市大规模扩张已成为过去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定型、规划行业的春天消失、规划人才需求下降的新形势下，唱衰者谓之城市规划“危机四伏”“生死存亡”“活不到下一集”，似乎大有“天要亡秦”之势。至于如何应对，业界同仁也为规划教育开出了不同的“药方”。

一是“运营派”，认为城市化已从资本型增长阶段转向运营型增长阶段，规划必须从创造空间资产转向创造城市空间资产收益，因此，规划学科专业应脱离土木建筑转向与经济管理学科对接。

二是“科技派”，认为传统的规划学是一种经验应用型学科，应与新时代变革性新技术结合，通过与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促进城市规划的智慧化转型，实现从经验规划学走向科技规划学，因此，规划学科专业应走向“规划+AI”。

三是“治理派”，认为规划经由了“设计”到“技术”的过程，未来应向“治理”转变，在规划教育中大力加强领导管理、政策制订、公共服务、沟通互动能力的培养。

诚然，从“物质环境规划—综合战略性规划—资源管理型规划”演变之大势来看，上述各派主张都有一定道理，但若视为规划人才培养改革的主导方向，则谬误矣，这是一种弃本趋末，丧失规划学科专业核心竞争力的自杀之举。规划转向经管，并对学科知识及能力培养进行结构性置换，充其量只是培养二流的会计师；规划转向人工智能，大幅压缩空间设计能力训练，充其量也只能培养懂规划的二流AI工程师；规划转向城管，将与众多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无异，充其量只能培养无核心竞争力的公务员及社会工作者，与海量的文科生争食。

3. 强基守正，多元拓展才是正道

改革开放后40余年辉煌规划历程助力了中国城镇化发展；新时代亟待重构规划学科理论及知识体系，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建设实践及国土空间治理。正如吴志强院士所言：时代呼唤规划教育焕新，但这种焕新应是“稳核拓界”。规划教育改革总体应是“强基守正+多元拓展”。

“强基守正”是指规划专业应坚持“空间规划设计”这一根本。最近我参加了多次武汉城市更新单元实施方案的评审，面向城市这一复杂有机体，我深刻认识到，只有规划师才具有在城市更新中统筹考虑功能及产业培育及植入、土地集约再利用、设施布局调整优化、空间创新设计、项目库及财务平衡方案制订的能力，其他产业策划、财务及开发企业人员只能在其擅长领域参与这一实施方案制订过程，只能起辅助作用，原因是其他专业人员缺乏城市更新最核心的空间设计及空间创新建构能力，而城市运营是建立在城市空间创新再建构设计基础上的，规划师就是城市运营的总筹划师。

新时期“强基守正”，就是要坚持“国土空间规划”这条人才培养主线，完善发展“规划基础知识→规划设计原理→规划编制及形态空间设计”主干课程集群，使学生掌握“总规—详规—城市设计”的基本原理、编制内容和方法，具备空间规划设计能力。城市规划的宗旨就是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及城市空间的合理组织、营造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及高品质人居环境，放弃及大幅减弱规划专业“空间规划设计”能力的培养，是弃本趋末。

所谓“多元拓展”，即规划教育应重点拓展的方向，也即“空间规划设计+”的领域。总体上看，应是“+知识”及“+技术”两大领域。

根据社会对规划专业人才需求的多样性趋势，除规划设计类人才外，规划管理型、规划策划经营型、规划技术型人才需求占比上升，因此“+知识”宜因校而异，选择“+经管知识”模块、“+城管知识”模块、“+地理知识”模块、“+生态知识”模块。“+技术”则应因生而异，对数理基础好、技术能力强、拟选择跨界就业的学生，差异化培养，多元化出口。

古人云：“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应成为新形势下规划专业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从传授专业知识到鼓励规划思维

华晨（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未来的专业老师很多都拥有博士学位。依据自己的学术经历去指导博士生可以是轻车熟路，无非是相当于再写一篇博士论文，熟能生巧的学习积累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常规模式。能够成为老师就是因为学得早，相对于学得晚的学生，老师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成果自然会更多一些。老师通过讲课，把学生未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是课堂传授知识的直接和主要功能。然而，如果学生已经看到过老师的博士论文，甚至对老师要传授的知识已经了如指掌，课堂上同样内容的知识传授就成为复述和复读。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和关注的内容一旦寥寥无几，学生便会更关注这门课的考试成绩如何高效获得，在课堂上分心至更有价值的内容，直至干脆静心养神。

在课堂上局限于传授专业知识，事实上并没有将教学功能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老师面对的学生并不是都要去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位高低也不是体现老师教学效果的绝对准则。

1. 当老师和学生获取信息的机会没有时间差

对于本科生来说，教科书是存在的，与教科书相关的资料、图片以及业内专家的学术会议、专题论坛等资讯，均能够从各种渠道上获得。老师认为可能是最新、前沿或热点的知识，在互联网时代不存在学生获知滞后的问题，但教科书知识和信息的滞后确是永远存在的。初入专业的本科生会在系统性的教科书和专业在现实社会发生的事之间产生疑惑和互证的困难。听了教科书说的，但现实不是这样；网上的众说纷纭，但无法整理成体系化的知识结构。如果此时老师只按教科书照本宣科，既不能让学生全面了解专业的特征，也解决不了学生存在的疑惑，而只侧重于关注专业热点，只能符合某些完成了选题的博士生的口味，对于本科生来说，以此还是未能找到专业的第一块基石。

如果学生上课不愿意踊跃发言，可能是老师用足了讲课的时间而使学生没有机会，也可能是学生未能指望老师能够在教科书和网上资讯以外为其个性化的疑问提供答案。学生生怕自己被老师认为没去好好看教科书，也因为上次老师发来的很多网上链接还没来得及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提出问题，教学的学时投入很可能是低效的。

2. 当非规划专业的学生有学习规划的意愿

干部培训班是很多规划院校为社会的非专业人员提供规划

知识的教育方式。培训班的组织者很清楚，社会各界非规划专业人员在其中工作中产生了对规划知识的需要，但并不意味着要改行而成为规划专业人员，培训班的老师无法在这种短期的教学中以浓缩教科书内容的方式来回应学员们的需求，而需要以可靠的规划思维和可行的规划方式为学员们面临的跨界问题予以规划视角的解答。因此，非专业人员对规划知识的需求，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对常规系统专业教育的挑战，即：短时间内怎么学习规划？

3. 当规划专业的学习可以有弹性

规划院校教学计划的课程安排均安排得满满当当，新需求、新知识和新技能的内容都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的时数无法降下来，选修课自然就难以丰富和多样。如果授课仍然是以传授知识为主，AI取代老师指日可待。要使教学更有效率、学生的多元需求更被满足、课堂上学生的提问更为踊跃，教学从传授知识转变为答疑解惑则更具价值。

课堂教学尽量引入一些对老师和学生均有挑战性的内容，才能避免老师的照本宣科和学生的动脑闲置。教学可以按照教科书的系统性和进度的安排，但应排除复述和复读。在各类信息对于老师和学生都不存在时间差的情况下，老师的功能是组织一种教学流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将未知变为已知。如果老师的未知恰好是学生的已知，学生也可以走上讲台。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点燃思维，师生们一旦陷入了思考过程，学生的提问需求便会增加，老师的解惑压力也会转化为再度提高教学水平的动力。

4. 当规划教育是培养预商

城市规划是以城市空间和城市问题为对象和平台进行的规划行为。除了城市以外，所有的事都有规划的需求和规划的问题。从专业教育的视角看，花了4年、5年、7年，甚至10年以上时间拿到了各种学位，拥有了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而现实需求的反馈又会不断地将专业人员置于学无止境的状态。规划教育的或短或长，事实上正在潜移默化地培育一种预商的能力。以面向未来的态度，采用可能可行的方式，以相对完备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预想的目标，便是预商作用的体现。

既然有了AI，专业学习就不应成就更多的“知识知道分子”、信息搬运工或会走路的硬盘。网络时代使人们扫描知识的时间大量挤占了静下来思考的过程。把合理有效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建立起来，就能随时应对知识量的或多或少，也能在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具备处置事务的能力、明晰持续学习的方向、发现达到目标的途径。因此，不管规划教育的时间是长是短、学习内容是多是少，提高预商能力有利于彰显规划专业的特征性。在规划思维中，智商为预商提供办法，预商对智商进行评估；情商为预商提供耐心，预商使情商更加长远；财商为预商建立可行性意识，预商为财商配备长期收益路径。具备了规划思维之后，未知和未来均不会成为担忧的理由，无非就是兵来将挡。

城市更新在学科转型与规划教育中的作用

阳建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分会主任委员，全国城乡规划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在生态文明宏观背景以及“五位一体”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下，城市更新日益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成为我国城镇化下半场的主要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2021年首次将“城市更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大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十三项重要改革任务之一，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赋予了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城市更新工作的新使命、新内涵和新任务。为了适应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急需深化城乡规划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

进入城市更新时代，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规模化的开发建设活动显著减少，规划内容开始从传统的工程需求、批地工具逐渐转向城市运营、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社区营造、公共管理以及城市治理等方面，规划决策从过去自上而下的单向决策转向更多关注各产权单位的诉求、土地升值收益分配、拆迁补偿、土地整理和储备、危破旧房修缮维护以及公共利益保障等诸多复杂繁琐问题，组织实施亦开始从过去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施工建设的各自相对独立开展转向“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工程设计—施工运维”全过程周期的闭环管理。这些巨大变化对现有城市规划的固定思维和套路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需要焕新城乡规划教育，在规划知识体系、教学组织手段、教学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建立适合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城乡规划教育体系和培养模式。

首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理论方法，不断完善国家城乡规划学科的结构与布局。中国现阶段的城市更新不仅仅是表层的物质性更新，更是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物质空间和人文空间的重新建构，交织着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土地空间集约利用以及相伴随的传统人文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邻里社会网络保护延续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基于“城市生命有机体”的城市发展演变规律，探究破解城市更新实践中的难点痛点，揭示中国城市更新的本质内涵、特征属性和演变机制，探索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更新基础理论与方法路径，不断完善国家城乡规划学科布局和教育创新体系的建设。

其次，积极进行规划教学改革，建立能够适应城市更新的教学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城市更新不仅是综合性强的专业技术问题，也是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问题，同时更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矛盾突出和集中的领域。城市更

新的实施受到方针政策、行政机构、财政金融、法规体系和目标管理等诸多社会因素影响,面对当前城乡规划系统的日益复杂和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专业教育急需从过去注重知识学习转向当代着重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需要突破学科边界,积极开拓创新,改变现有的和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在专业主干课程教学环节加强传统强调工程技术城市规划学科与社会人文和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通过城市更新的重大课题研究和场景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底线思维,让学生对城市更新涉及的法律法规、产业结构、产权属性、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市场运作和公众参与等诸多领域有系统的了解,提高学生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最后,加强数字智慧技术在规划教学中的应用,突出学生空间分析能力的培养。随着信息技术与智能化技术对城市发展产生的越来越广泛影响,规划学科开始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仿真模拟、遥感技术等规划决策和更新评估中的应用。针对既往问题诊断精准度不够、数据分析集成度不高以及优化决策系统性不强等技术瓶颈性问题,响应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更新评价决策系统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治理需求,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学习多元目标融合、多层次规模尺度和多系统协同的城市更新综合评价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工具辅助决策进行城市空间优化,从而为解决城市更新多目标、多情境和多系统交织的复杂系统问题提供新的应用前景。

适时焕新 应对变革

冷红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自然资源部寒地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城乡规划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从事与空间管控相关的规划、设计、咨询、管理、决策和研究等工作,专业教育本质就是围绕空间管控这一核心开展的。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高等院校以这一核心为要务培养了大量的城乡规划专业人才,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规划建设需求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传统的城乡规划虽然正经历着向国土空间规划的转型,但是城乡规划专业培养的人才仍然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作为中坚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核心一直是“空间”,且已经通过长期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未来也仍然会围绕“空间”核心开展人才培养。但是,对于“空间”的认识必须保持发展的观点和动态的视角,在不同发展阶段,空间规划关注的重点不尽相同,对于空间内涵的认识也应随之走向拓展和深化。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等国家战略指引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和实施的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必须加强针对国土空间的整体认知,充分了解包含全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成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对于实现科学合理的空间资源管控、促进城乡空间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前经济社会经历的发展转型,包括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改变、社会需求和就业及消费行为的变化、信息和能源等新技术的迭代和变革、

全球气候变化等,最终都会对城乡空间构成和空间组织产生重要的影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如何适应发展转型期的需求深化对于空间的再认识。基于此,城乡规划专业需要在围绕“空间”开展教学的同时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适时“焕新”以积极应对时代的变革和挑战。

在教学内容方面。首先,应深化由城乡空间向国土空间认识的转变,虽然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内容并非城乡规划一个专业所能够全部承载,但是对于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而言,掌握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原理知识,培养具备国土空间规划的全局视野和总体统筹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当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再以盲目的空间扩张作为标志时,空间就成为更加宝贵和稀缺的资源,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空间资源的合理调配、管控的精细化和绩效的提升亟须加强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管理各个层面决策的科学性,规划专业人才对于城乡空间影响要素的研判识别能力和规律机制的分析认知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专业课程中需要适当增加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政策等方面的相关内容以及必要的数理分析、模型分析、数据分析和研究方法类的内容以弥补以往这方面存在的短板。此外,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为不同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发展提供了多元发展路径的可能,各院校应加强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自身专业教育在国土空间规划人才培养体系中所处的定位、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强化人才培养的特色。院校内部也应该通过课程集群和模块选择的方式探索设计为主和政策为主规划人才的分类培养模式。同时,规划离不开多学科交叉合作与支撑,适当的跨学科有助于城乡规划专业创新复合人才的培养,以应对当前对于规划人才的多元需求。

在教学方法方面。首先,城乡规划专业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应持续重视课堂教学与实践应用的结合以及政产学研教平台的建设,使学生充分地参与到实践环节,帮助其更加深刻地认识空间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增强作为规划师的责任感,同时也锻炼和提升其协调、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其次,在媒体信息技术发达、获取知识渠道多元的今天,应将课堂讲授与研讨结合,避免教师单向的知识输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此外,积极应对教育模式变革,重视教学过程中新技术的赋能,探索利用信息化和AI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专业教学的方法,在教学中借助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构建可视化空间场景,探索包括智能学习和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学模式,为城乡规划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多元模式与分类探索:城乡规划学科与教育面对不确定性未来
陈志端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节能减排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省部共建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伴随城市发展阶段转变、行业变革与管理职能调整、技术革新驱动,城市规划行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而伴随传统规划业务缩减、职业前景走向不明,规划教育也开

始弥漫焦虑的情绪。在招生难的普遍压力下,很多高校快速推进了学制压缩、培养模式改革的探索;课堂内的教育信任危机开始显现,传统知识体系无法适应突变的行业实践需求;行业人才的需求大幅下滑,导致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超三成的毕业生从事与规划专业无关的工作。当下需再审视学科发展与教育面临的新态势,厘清学科内核与知识体系,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模式,拓展面向未来需求的人才适配度,提升城乡规划教育的韧性。

1. 发展冲击:城乡规划行业的发展环境不确定性

当前城乡规划行业面临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一方面,城镇化进入换挡期,城市发展转型,城乡规划学科需要应对一系列的转变,包括从增量建设向存量更新的发展阶段转变、从城市建设向城市运营的发展模式转变、从追求发展速度向品质内涵提升的发展目标转变,从城乡建成环境向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的工作内容转变。这些转变是长期且不可逆的,为应对这些转变,规划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结构亟须整体重构。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与灾害频发、社会与政治经济局势动荡、新技术不断涌现与蝶变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对城市运行和规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挑战。行业管理职能的调整也带来了规划实务工作环境的变化,伴随“物质空间建设—综合发展战略—资源环境管理”的价值驱动不同,面临的工作环境与内容亟须重大变革。

2. 系统迭代:城乡规划学科的时代变革与创新

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与每一次转型都是其价值与作用驱动的结果。国家治理架构、发展战略导向、社会观念和需求等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规划学科的发展。我国的城乡规划从“西学东渐”、中西融汇,到本土实践、边界拓展,再到今日的职能调整、体系重构,背后对应的是不同时期的发展诉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城乡规划学科应以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姿态进行系统迭代。

传统的城市规划知识体系主要围绕新空间的增长设置,以工程学和建筑学为主要知识内容,呈现了相对明确的工科属性。同时作为实践导向的学科,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但对问题背后的机理、机制探究不足,推演过程缺乏科学的方法体系。新时期的城市规则更突显了多学科融合交叉的属性,规划需回应城市价值创造、现代化治理、社会人文关怀等时代议题,知识体系应发展至融贯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内容的以空间规划管理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也应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及新技术应用,提升在数据分析、情景模拟和智能推演等领域的科学性,加深对城乡发展基本规律、系统内在机理机制等关键科学问题的探索。

3. 韧性适应:城乡规划教育的分类分层模式探索

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过去十几年我国的城乡规划专业的办学规模快速扩张。据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开设城乡规划本科专业的高校达229所,硕士授权点117个(包含城乡规划学硕士及城市规划硕士专业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20个。无论是建筑类还是其他办学背景的高校,以往的培养方案与模式都

基本趋同,主要是迎合快速城市发展建设的需求。面对当下人才培养的严峻形势,打破统一的人才模式供给,从“全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转为“分类分层”的多元化、多方向、多出口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在必行。

当前各头部门院校,尤其是综合类高校,面临的招生压力尤为严峻,部分高校的本科学生甚至低至个位数,研究生的招生空间也遭受校内其他热门专业的挤压,成为开展学制改革和多元办学的先行力量;而地方高校、尤其是地方建筑类高校,招生和就业的形势相对缓和,对于教育改革的探索多在起步或观望的阶段。

各高校在学制压缩的普遍趋势及学科外延诉求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模块化的知识体系供给可提供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方案。在精简凝练“规划设计基础+城市规律认知”的核心基础知识模块的基础上,针对不同背景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区域发展需求与地方实践特色,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与社区治理、城乡遗产保护、乡村规划建设、城乡系统生态韧性等定制化的知识模块组合,分类培养设计创意人才、研究创新人才、综合治理人才和交叉探索人才,实现学科的差异化发展。同时可开拓办学渠道、丰富学制安排,探索“3+2”、“4+1”、“4+2”等本研贯通的分层培养模式,适应未来多元化规划人才培养的需求,提升城乡规划教育的适应性。

从学科三大基本特征看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向

卓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教授)

当前,我国的规划教育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城镇化发展阶段变化、行业改革和需求导向转变、数智新技术变革等多重挑战。各规划院校积极应对,主动调整,开展深层次的教学改革,在本科学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等方面提出了适合各校实际情况的新方案。

在各规划院校差异化发展的趋势下,关于我国规划学科本质核心的共识形成尤为迫切。这不仅是谋划规划教育未来发展的基础,更是集聚团结各规划院校的思想纽带。借助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城乡规划已成为我国跻身国际一流学科水平的优势领域。但至今仍然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年轻学科,在发展空间和资源获取上远不如传统的大学科。在当下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尤其需要各规划院校求同存异、同心聚力,在共识基础上持续将规划学科做大做强。

下面从规划学科的三大基本特征出发,厘清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区别,以期更好把握未来规划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向。

第一,城乡规划具有多学科融合特征。现代城市规划诞生伊始,就不断从社会科学、环境科学、管理科学等领域吸取相关学科理论方法的滋养。在我国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城乡规划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学科应突出强调融通,即打破学科专业边界的知识再生产,而不是多学科简单叠加。在人才培养上应注意3个问题:

(1) 明确本体学科的知识内核。缩减必修课体量,构建覆

盖基本知识和能力培养的最小核心课程体系,给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引导调动学生跨学科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2) 开展有组织的学科群建设。在科研上鼓励学科交叉,培育新学科增长点;在教学上鼓励课程、教材的多学科共建、共享;鼓励师资人才的跨学科流动。

(3) 建立人才分类培养机制。随着规划学科知识体系的不断扩大,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不再是未来人才培养的唯一目标。应建立多方向、多出口的人才培养体系,塑造多类型的“通专结合”专业人才,加强培养学生的统筹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第二,城乡规划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特征。现代城市规划在产生之初就肩负着社会改造的使命。在我国,工学的学科归属也说明规划学科不仅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更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和实施路径。近来,一些高校受评价体系的影响,规划学科出现了理科化的倾向,一些学位论文的选题和研究内容与相关学科区别不大,长此以往将影响到规划学科的独立性。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空间设计作为规划专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性。广义的“设计”不只是艺术的表达,而是运筹和提出一种综合创新的解决方案,是人们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设计思维的综合性、策略性和创新性,比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更加契合城市规划实践的能力需求。规划教育应当注重的是设计思维的培养,而不一定是设计人才的培养。

(1) 加强科研成果应用能力的培养。“研究型设计”就是一项很好的训练。规划设计是社会改良和公共治理的手段,不是纯粹的艺术创造和观念表达,需要建立在科学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规划人才培养不仅要关注研究能力,更需要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能力的培养,打通知与行之间的断点是提高人才创新力的关键。

(2) 拓展政产学研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规划学科的传统基因。社会实践不仅为规划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也为人才培养创造了真实而鲜活的学习环境。走出教室、走出校园,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也可以让学生直接感受到规划事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3) 主动响应数智技术变革。当前多源大数据和算力算法,为发现城市复杂系统背后的规律提供了技术可能性。规划技术革新的趋势不可逆转,数智技术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工具,也

为规划学科的转型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前景。规划教育也需要重新建立在全新的数字化底座之上。

第三,城乡规划具有重要的公共政策属性。金经昌先生在给1986届毕业班的赠言中开宗明义:“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这一工作属性决定了规划价值观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标准。实际的规划工作往往会涉及公共政策制定和特征。从这方面可以区分城乡规划和建筑学:后者是在既定的“任务书”框架内的空间设计实践,而前者的工作常常就包含“任务书”的制定。城乡规划是我国大学发挥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领域,社会影响力应当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各类评价体系。在规划人才培养上应注意以下3个问题:

(1) 加强职业价值观教育。通过课程思政、专题学习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国家大政方针,全面了解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充分认识城乡规划工作的现实意义,养成保障公共利益和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规划初心。

(2) 培养“价值创造”的责任意识。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在空间资源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期,规划学生尤其需要加强职业职责意识,将创造价值、提升价值作为规划工作的重要任务,为城乡发展构建持续的动力机制。

(3) 健全人格塑造。加强学生的领导力培养,针对未来规划职业需求,锻炼提高学生的公文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

修回: 2025-01